

真谛三藏与“正量部”研究

圣 凯

摘 要:真谛出身于优禅尼国,即“邬阇衍那国”,而真谛所游历的诸国,尤其以乌阇衍那为中心的西印度,正是正量部的弘化区域。同时,真谛还翻译了《律二十二明了论》、《立世阿毗昙论》等正量部论书,讲注《明了论疏》,可见他对正量部僧团的戒律具有很高的造诣。在《律二十二明了论》、《四谛论》等译籍中,提出“忍、名、相、世第一”的独特四善根位,《显识论》则将其纳入熏习四方便。真谛接受正量部独特的历史时间观,如“现在劫是第九劫”、距第九劫“七百年”等说法,并且弘扬正量部的这些思想。因此,可以推测真谛所属部派应该为正量部。

关键词:真谛;正量部;乌阇衍那;四善根位;劫末意识

DOI:10.16382/j.cnki.1000-5579.2018.02.006

一 序 论

真谛从广东南海上岸来华,晚年逝于广州,虽然一生颠沛流离,但仍然译出大量的佛教典籍。但是,由于史料的缺乏,对于真谛在印度的游学,真谛所属部派等问题一直未能突破。^①2012年,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船山徹先生在其主编的《真谛三藏论集》一书中对真谛与正量部的关系有简单的论述。^②受到船山徹先生的启发,本人在旧作《摄论学派研究》的基础上,对真谛所属部派、真谛的译籍等进一步深入探讨,以完善摄论学派的整体研究。

大乘佛教兴起后,部派佛学中只有说一切有部和正量部能与大乘佛学相抗衡。正量部的梵名有 *sāṃmitīya* 和 *sāṃmatīya*,汉译为“一切所贵部”,音译为“沙摩帝”、“三弥底”、“式摩”、“三密底耶”。^③正量部兴起于三世纪后半叶至四世纪后半叶,正量部从龙树时代起逐渐抬头,直到玄奘、义净去印度的时候还是很盛。玄奘、义净说到当时小乘佛学四大部,都以正量部和上座等并举。

有关正量部的研究,由于本身现存文献的有限,一直无法取得很大的进步。K.Venkata Ramanam 和本多至成对《三弥底部论》进行研究^④,在西藏大藏经中发现十二世纪 Daśabalaśrimitra 的著作《有为无为抉择》(藏语题名 *‘dus byas dang ‘dus ma byas rnam par nges pa*, 东北 No.3897、大谷 No.5865),其中第16章到第21章详细解说了正量部的教义。^⑤最近几年,日本学者岡野潔发现正量部的一部作品的尼泊尔梵

【作者简介】圣凯,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(北京,100084)。

【基金项目】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“地论学派研究”(项目编号:14BZJ014)。

① 本人在2005年完成博士论文《摄论学派研究》一书中未能涉及此问题。见《摄论学派研究》,北京:宗教文化出版社,2006年,第18—20页。

② 船山徹编《真谛三藏研究论集》,京都: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,2012年,第6—9页。

③ 并川孝仪《インド佛教教団 正量部の研究》,东京:大藏出版,2011年,第40—41页。《舍利弗问经》中出现“沙摩帝部”,《三弥底部论》即论名“三弥底部”,《出三藏记集》出现“式摩”(或称“三摩提”)、“三密底耶经”,《文殊师利问经》出现“一切所贵”。真谛在《律二十二明了论》、《部执异论》、《显识论》、《随相论》中使用“正量部”后,隋唐佛教皆使用“正量部”。

④ K.Venkata Ramanam, *Sāṃmitīyakāya Śāstra*, *Viśvabharati Annals* vol.V, 1953, pp.152—243. 本多至成《正量部の业思想》,京都:同朋舍,2010年。

⑤ 有关研究见 Peter Skilling, *The Saṃskṛtāsamskṛta-viniścaya of Daśabalaśrimitra*, *Buddhist Studies Review*, 4—1, 1987, pp.3—23. 并川孝仪《インド佛教教団 正量部の研究》,该书的第二大部分即是对《有为无为抉择》所引正量部内容的日译。

文写本“Mahāsaṃvartanīkathā”(世界破坏期的大史话,简称:MSK),并且校订出版,进行了系列研究,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。^①MSK 全篇是韵文的作品,由 390 诗节所成,技巧地运用了 16 种韵律的华丽文体的古典梵语文学作品(kāvya);共 6 章,各章分 4 节(viśrāma)。MSK 的大部分内容是讲述世界的发生到毁灭为止的过程,即成劫、住劫、坏劫、空劫的历史的宇宙论。在《有为无为抉择》第八章引用了 MSK 的底本,而且作品名不详,岡野潔暂定名为“文献 X”。

我们正是在岡野潔、井川孝仪等学者对正量部文献的研究基础上,深入探讨真谛三藏与正量部的关系,最终试图揭露真谛三藏所属的部派。

二 真谛所游历诸国与正量部

《历代三宝记》卷十一:“西天竺优禅尼(Ujjayanī、Ujjainī)国三藏法师波罗末陀(Paramqrtha),梁言真谛。”^②《续高僧传·拘那罗陀传》说:“拘那罗陀,陈言亲依;或云波罗末陀,译云真谛,并梵文之名字也。本西天竺优禅尼国人焉。”^③道宣所记载真谛的名字有两个,其根据何在?真谛的弟子慧恺《摄大乘论序》:“有三藏法师,是优禅尼国婆罗门种,姓颇罗堕(Bhāradvāja 或 Bharadvāja)^④,名拘罗那他(Kulanātha),此土翻译称曰亲依。”^⑤可见,道宣是吸收费正房和慧恺的记载,故列出两个名字。慧恺是真谛的弟子,参与真谛的译场,其记载应该是最可靠的。拘罗那他(Kulanātha)经过 la 音(罗)和 na(那)的“音位转换”,“他”变为“陀”,正好成为“拘那罗陀”。^⑥梵文 nātha 是“守护者”的意思,Kula 是“亲”或“家”,故合起来为“亲依”或“家依”。

真谛的出身地为优禅尼国,优禅尼国的区域,《历代三宝记》、《续高僧传》皆提到为“西天竺”,道基《摄大乘论释序》说:“南身毒优禅尼国有真谛三藏”^⑦,“西天竺”可能比较可靠。但是,《续高僧传·拘那罗陀传》附录记载亦从优禅尼国来华翻译经典的月婆首那,“时有中天竺优禅尼国王子月婆首那,陈言高空,游化东魏”^⑧,而且《历代三宝记》卷九也称“中天竺优禅尼国王子月婆首那”^⑨,明确记载优禅尼国属于“中天竺”。因此,探讨优禅尼国在印度的真实区域及其佛教传播情况,是非常有必要的。

优禅尼国即是玄奘《大唐西域记》中提到的“邬闍衍那国”:

从此东南行二千八百余里,至邬闍衍那国,南印度境。邬闍衍那国周六千余里,国大都城周三十余里。土宜风俗,同苏刺陀国。居人殷盛,家室富饶。伽蓝数十所,多以圯坏,存者三五。僧徒三百余人,大小二乘兼功习学。天祠数十,异道杂居。王,婆罗门种也,博览邪书,不信正法。去城不远有窳堵波,无忧王作地狱之处。^⑩

根据季羨林等校注,优禅尼(Ujjayanī、Ujjainī)又译作优禅耶尼、乌惹你、郁禅尼、郁闍尼、嘸逝尼、讴祇

① Kiyoshi Okana: *Sarvarakṣitas Mahāsaṃvartanīkathā*. Ein Sanskrit-Kāvya über die Kosmologie der Sāṃmitīya-Schule des Hinayāna-Buddhismus, Tohoku-Indo-Tibetto-Kenkyūsho-Kankokai, Monograph Series I, Tohoku University, 1998.有关 MSK 研究,岡野潔氏发表了数十篇论文,如《Sarvaraksita 作 Mahasamvartanikatha 校定テキスト(3)》,《哲学年報》第 74 号,2015 年,第 13—47 页;《Sarvaraksita 作 Mahasamvartanikatha 校定テキスト(2)》,《哲学年報》第 73 号,2014 年,第 1—36 页;《Sarvaraksita 作 Mahasamvartanikatha 校定テキスト(1)》,《哲学年報》第 72 号,2013 年,第 47—80 号。

② 《历代三宝记》卷十一,《大正藏》第 49 卷,第 99 页上。

③ 《续高僧传》卷一《拘那罗陀传》,《大正藏》第 50 卷,第 429 页下。

④ 有关“颇罗堕”梵文的转写,见船山徹《真谛的活动と著作の基本的特征》注 13,船山徹编《真谛三藏研究论集》,京都: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,2012 年,第 69 页。

⑤ 慧恺《摄大乘论序》,《大正藏》第 31 卷,第 112 页下。

⑥ 船山徹《真谛的活动と著作の基本的特征》,船山徹编《真谛三藏研究论集》,第 4 页。

⑦ 道基《摄大乘论释序》,《大正藏》第 31 卷,第 152 页中。

⑧ 《续高僧传》卷一《拘那罗陀传》,《大正藏》第 50 卷,第 430 页下。

⑨ 《历代三宝记》卷九,《大正藏》第 49 卷,第 87 页上。

⑩ 《大唐西域记》卷十一,《大正藏》第 51 卷,第 936 页下—937 页上。

尼、乌舍尼、郁支。优禅尼国的国都乌闍衍那城即现今中央邦的乌贾因(Ujjain)。乌闍衍那城是印度古代十六大国中的阿槃底(Avanti)的西部分国的首都。该国的领土大体相当于现代马尔瓦、尼马尔(Nimār)以及中央邦(Madhya Pradesh)部分地区。阿槃底有两个分国,其南国以摩醯昔摩地(Māhiṣatī)为国都,其北国则以乌闍衍那为首都。佛陀时代,阿槃底是印度的四大强国之一,后来曾经被并入摩揭陀国。公元前三世纪初,阿育王在登位之前,曾任乌闍衍那总督。后来,乌闍衍那的超日王,即乌闍衍那的超日王,即旃陀笈多二世(公元后375年)曾驱逐塞人于印度之外,并称霸于印度的大部分。^①可见,优禅尼国的领土广阔,横跨西天竺、南天竺和中天竺,故不同史书会有不同的记载。

乌闍衍那和摩醯昔摩地都位于王舍城通往南方普拉提斯坦那城(Pratiṣṭhāna)的大道上,和希腊、罗马也有贸易往来。真谛出家后,《续高僧传·拘那罗陀传》说:“群藏广部,罔不厝怀。艺术异能,偏素谙练。虽遵融佛理,而以通道知名。远涉艰关,无惮夷险,历游诸国,随机利见。”^②可见,真谛少时博访众师,学通内外,云游各国,弘法利生。

我们确实无法了知真谛游学的具体区域,但是以乌闍衍那为中心,大约可以推测到其游学的一些区域,这些地方大部分应该是正量部的弘法区域。^③在玄奘《大唐西域记》中,记载正量部有19个处所,而记载说一切有部有14个处所,可见正量部的兴盛。《大唐西域记》的有关记载,如下表所示:

印度区域	国名	内容	出处
中印度	恶醯掣咀逻国	玩道笃学,多才博识,伽蓝十余所,僧徒千余人,习学小乘正量部法。天祠九所,异道三百余人,事自在天涂灰之侶也。	卷四,第892页下一893页上
	劫比他国	风俗淳和,人多学艺。伽蓝四所,僧徒千余人,并学小乘正量部法。天祠十所,异道杂居,同共遵事自在天。	卷四,第893页上
		城西二十余里有大伽蓝……僧徒数百人,学正量部法,数万净人宅居其侧。	
	阿耶穆佉国	人淳俗质,勤学好福。伽蓝五所,僧徒千余人,习学小乘正量部法。天祠十余所,异道杂居。	卷五,第897页上
	鞞索伽国	气序和畅,风俗淳质,好学不倦,求福不回。伽蓝二十余所,僧众三千余人,并学小乘正量部法。天祠五十余所,外道甚多。	卷五,第898页下
	室罗伐悉底国	虽多荒圯,尚有居人,谷稼丰气序和,风俗淳质,笃学好福。伽蓝数百,圯坏良多,僧徒寡少,学正量部。天祠百所,外道甚多。	卷六,第899页上
	劫比罗伐率堵国	伽蓝故基千有余所,而官城之侧有一伽蓝,僧徒三千余人,习学小乘正量部教。天祠两所,异道杂居。	卷六,第900页下
	婆罗痾斯国	伽蓝三十余所,僧徒三千余人,并学小乘正量部法。	卷六,第905页中
		婆罗痾河东北行十余里至鹿野伽蓝,区界八分,连垣周堵,层轩重阁,丽穷规矩。僧徒一千五百人,并学小乘正量部法。大垣中有精舍。	
	吠舍厘国	伽蓝数百,多已圯坏,存者三五,僧徒稀少……官城西北五六里至一伽蓝,僧徒寡少,习学小乘正量部法。	卷六,第908页中
	伊烂拏钵伐多国	伽蓝十余所,僧徒四千余人,多学小乘正量部法。	卷十,第926页下

① 季羨林等:《大唐西域记校注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5年,第923页。

② 参见《续高僧传》卷一《拘那罗陀传》,《大正藏》第50卷,第429页下。

③ 日本学者春日井真也推测,真谛幼时修学于佛教研究中心伐腊毗,然后游学摩腊婆、阿点婆翅罗等地。见《真谛三藏のアビゲルマ》,《印度学佛教学研究》第3卷第2号,1955年,第653页。

续表

印度区域	国 名	内 容	出 处
东印度	羯罗拏苏伐剌那国	伽蓝十余所,僧徒二千余人,习学小乘正量部法。天祠五十余所,异道寔多。别有三伽蓝不食乳酪,遵提婆达多遗训也。	卷十,第 928 页上
西印度	摩腊婆国	五印度境两国重学,西南摩腊婆国,东北摩揭陀国。贵德尚仁,明敏强学,而此国也,邪正杂信。伽蓝数百所,僧徒二万余人,习学小乘正量部法。	卷十一,第 935 页下
	伐腊毗国	伽蓝百余所,僧徒六千余人,多学小乘正量部法。	卷十一,第 936 页中
	阿难陀补罗国	伽蓝十余所,僧徒减千人,习学小乘正量部法。	卷十一,第 936 页下
	信度国	学不好博,深信佛法。伽蓝数百所,僧徒万余人,并学小乘正量部法。大抵懈怠性行弊秽。其有精勤贤善之徒,独处闲寂,远迹山林,夙夜匪懈,多证圣果。	卷十一, 第 937 页上一中
	阿点婆翅罗国	其俗淳质,敬崇三宝,伽蓝八十余所,僧徒五千余人,多学小乘正量部法。	卷十一,第 937 页下
	臂多势罗国	而风俗犷暴,语异中印度,不好艺学,然知淳信。伽蓝五十余所,僧徒三千余人,并学小乘正量部法。	卷十一,第 938 页中
	阿耨荼国	言辞朴质,不尚学业,然于三宝守心淳信。伽蓝二十余所,僧徒二千余人,多学小乘正量部法。	卷十一,第 938 页中

根据《大唐西域记》的记载,7 世纪前半叶的正量部主要集中在中印度和西印度,化区非常广大,佛法传播亦兴盛。中印度流行的正量部,是以犍子国(Vatsa)拘舍弥为中心,而流行于恒河、阎浮那河中上流域,学习正量部的僧徒有一万八千人。东印度学习正量部的僧徒有二千人,而西印度则达到四万八千僧徒之多。摩偷罗出土的铭文,也有属于正量部的。^①正量部更西南进入分别说系的故乡——摩腊婆、伐腊毗。正量部并深入西北沿海区,如信度、阿点婆翅罗、臂多势罗、阿耨荼。^②除此之外,随着印度古代碑塔铭文的发现,Sarnath、Kosambī、Mathurā 等地区皆是正量部的弘化区域。^③

《三藏法师行状》^④、《慈恩法师传》^⑤卷四皆提到,当时南印度老婆罗门般若毬多(智护)阐述正量部的思想,撰作《破大乘论》七百颂,为各派小乘师所一致推崇,戒日王为他建立辩论大会。那烂陀寺戒贤论师答应戒日王的请求,派海慧、智光、师子光、玄奘四人前往参加辩论。除了玄奘以外的另外三位印度大德都丧失了自信,这也可说明正量部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力。其后,虽然经过玄奘《制恶见论》的破斥,又有过曲女城无遮大会的扩大宣传,但它的势力依然存在。

公元 7 世纪后半叶,义净去印度时,他记录了印度与南海的部派佛教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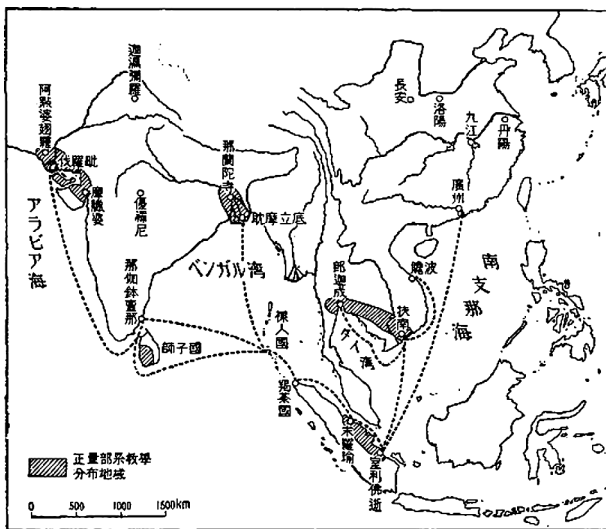
摩揭陀则四部通习,有部最盛。罗荼^⑥、信度则少兼三部,乃正量尤多。北方皆全有部,时逢大众。

南面则咸遵上座,余部少存。东裔诸国,杂行四部。师子洲并皆上座,而大众斥焉。然南海诸

① 并川孝仪:《インド佛教教団 正量部の研究》,东京:大藏出版,2011 年,第 48 页。
② 印顺: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》,台北:正闻出版社,1992 年,第 432—433 页。
③ 本多至成:《正量部の业思想》,京都:同朋舍,2010 年,第 163—164 页。
④ 参见《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》,《大正藏》第 50 卷,第 217 页上一中。
⑤ 参见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卷四,《大正藏》第 50 卷,第 244 页下一—245 页下。
⑥ 《大唐西域记》里没有提到“罗荼”。罗荼一名,梵名是 Lāṭa,古代铭文和文献中出现过多次,地理位置在今天印度古吉拉特(Gujarat)邦马希河(Mahi R.)与基姆河(Kim R.)两河之间,这与信度国所在的印度河中下游地区正相连接,都属于西印度。王邦维《唐高僧义净生平及其著作论考》,重庆出版社,1996 年,第 86—87 页。

洲有十余国,纯唯根本有部,正量时钦,近日已来,少兼余二……南至占波,即是临邑,此国多是正量,少兼有部。西南一月,至跋南国,旧云扶南,先是裸国,人多事天,后乃佛法盛流。^①根据义净的记载,西印度的正量部最兴盛;同时,南海诸洲间杂流行大众部、上座部、根本说一切有部与正量部,而临邑则盛行正量部。

玄奘与义净的记载同时表明,西印度流传正量部的时间比较长。与乌阇衍那相毗邻的几个城邦,如摩腊婆国、伐腊毗国、阿难陀补罗国等皆是正量部弘化的区域。尤其是伐腊毗(Valabhi)国位置大约是为今卡提瓦半岛(Kāthiāwār)。^②依据《大唐西域记》卷十一的记载,伐腊毗国物质富饶,四方奇货多聚于此。而且,德慧、坚慧二菩萨,曾在此处造论。伐腊毗国是西印度的小乘佛教学术中心,可与大乘佛教中心那烂陀相提并论。义净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卷四记载,当时佛教徒欲求深造,都得去伐腊毗国和那烂陀。^③真谛译《随相论》,题名“德慧法师造”,显然与德慧有密切的关联。所以,真谛所游历的诸国,尤其以乌阇衍那为中心的西印度,包括扶南诸国,刚好是正量部的流行地区。如下图所示^④:



同时,真谛所翻译的典籍中,除了瑜伽行派以外,出现多部的正量部著作。

三 真谛译籍与正量部文献

正量部具备独立的经律论三藏,《三藏法师传》记载玄奘曾由印度带回正量部的经律论十五部。^⑤玄奘并未译出正量部的典籍,而且这些经律论早已散失。依吕澂先生的研究,正量部的经藏即是四阿含里面的重要义类,律藏即是《律二十二明了论》,论藏是以《舍利弗阿毗昙》为根本。^⑥《三藏法师传》卷四记载,玄奘在北印度钵伐多国学习正量部《根本阿毗达磨》、《摄正法论》、《教实论》。^⑦《摄正法论》或者即

① 参见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卷一,《大正藏》第54卷,第205页中。

② 伐腊毗的遗址已于近代发现,在卡提阿瓦半岛东岸,保纳加尔(Bhaonagar)西北18英里,即北纬21度52分、东经71度57分地方。《大唐西域记校注》强调,今名瓦密拉普罗(Vamilapura),显然是伐腊毗城(Valabhipura)一名的讹转。参见《大唐西域记校注》,第913页。

③ 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卷四:“然后函丈传授,经三二年,多在那烂陀寺,中天也;或居跋腊毗国,西天也。斯两处者,事等金马石渠、龙门阙里,英彦云聚,商榷是非。”(《大正藏》第54卷,第229页上)

④ 春日井真也:《真谛三藏のアビダルマ学》,《印度学佛教学研究》第3卷第2号,1955年,第655页。

⑤ 参见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卷六,《大正藏》第50卷,第252页下。

⑥ 吕澂:《略述正量部佛学》,《吕澂佛学论著选集》(四),济南:齐鲁书社,1991年,第2369页。

⑦ 参见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卷四,《大正藏》第50卷,第244页上。

是宋译的《诸法集要经》，原系观无畏尊者从《正法念处经》所说集成颂文，阐明罪福业报，正是正量部的中心主张，而《正法念处经》唐人也认为是正量部所宗的。《教实论》即是《圣教真实论》，瞿沙所造，没有译本，相传是发挥“有我”的道理，为犍子部根本典籍。^①

现存正量部的文献有梵语、巴利语、藏语、汉语等庞大的文献群，许多汉译文献与真谛翻译相关。^②如《律二十二明了论》、《立世阿毗昙论》等是正量部的典籍，而《十八部论》、《部执异论》等阐释部派分裂史，《显识论》^③、《随相论》^④等皆言及正量部。

现存文献中，《三弥底部论》是真谛之前传到汉地，译者不详，题为“失译人名，今附秦录”^⑤。印顺根据归敬辞“归命一切智”，这种体例与后魏瞿昙般若流支的译品相类似；其次，瞿昙般若流支所译的《正法念处经》一向有“正量部诵”的传说，因此推定《三弥底部论》为瞿昙般若流支所译。^⑥三弥底部(sāṃmatīya)即是正量部的音译，全论主要在讨论命终后的转生与业之关系。^⑦

1. 《律二十二明了论》的“四善根位”

《律二十二明了论》是正量部的律论，首题“正量部佛陀多罗多法师造，陈天竺三藏真谛译”^⑧，末尾记载：“此论是佛陀多罗多阿那含法师所造。为怜愍怖畏广文句人故，略摄律义。”^⑨有关本论的传译，卷末后记云：

陈光大二年，岁次戊子，正月二十日，都下定林寺律师法泰，于广州南海郡内，请三藏法师俱那罗陀翻出此论，都下阿育王寺慧恺谨为笔受，翻论本得一卷，注记解释得五卷。^⑩

《律二十二明了论》主要是以二十二首偈颂，列出律藏中的名目，并以散文体解释其义。陈光大二年(568)，法泰在广州译真谛译出，慧恺任笔受。真谛在翻译论本时，同时边翻边讲，所以有《注记》五卷，已经散佚不传。《大唐内典录》卷五提到“律二十二明了论，亦云明了论并疏五卷”^⑪，在道宣《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》中共9次引用了《明了论疏》，可见道宣曾见到《明了论疏》。根据道宣的引用，如“一拘卢舍，《明了论疏》云：一鼓声闻”^⑫，《明了论疏》将羯磨“翻为业也，所作是业，亦翻为所作”^⑬，关键是一些词语的解释和一些戒律作法的规定。

在《律二十二明了论》中，叙述了犍子外道来见佛、闻法、证阿罗汉果，为佛所赞，这部分内容长达全书七分之一，为其他律部所未见的，可见正量部与犍子部的关系。但是，在论述正量部的修行体系时，《律二十二明了论》说：

修三学者，于诸佛正法，正学有三，谓依戒学、依心学、依慧学。此三学生起，位在忍、名、相、世第一见地修地中。^⑭

在说一切有部的修行体系中，顺抉择分的四善根位是暖、顶、忍、世第一，正量部则明显不同。《异部宗轮论》、《十八部论》、《部执异论》阐释犍子部的四善根位也是“忍、名、相、世第一”^⑮，这是因为正量部和犍子本宗关系比较密切，正量部所有的新主张最初都被看作犍子变化之说，并不用正量部的名义出现。^⑯同

① 吕澂：《略述正量部佛学》，《吕澂佛学论著选集》（四），第2370页。

② 并川孝仪：《インド佛教教団 正量部の研究》，第21—29页。

③ 参见《显识论》，《大正藏》第31卷，第880页下。

④ 参见《随相论》，《大正藏》第32卷，第161页下、166页上。

⑤ 参见《三弥底部论》卷上，《大正藏》第32卷，第462页上。《开元释教录》卷四，《大正藏》第55卷，第518页下—519页上。

⑥ 印顺：《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》，台北：正闻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467—468页。

⑦ 有关正量部的业思想研究，参考本多至成《正量部の业思想》。

⑧⑨⑩⑪ 《律二十二明了论》，《大正藏》第24卷，第665页中；第672页下；第672页下；第665页下。

⑫ 参见《大唐内典录》卷五，《大正藏》第55卷，第273页中。

⑬⑭ 参见《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》卷上，《大正藏》第40卷，第7页上；第11页上。

⑮ 参见《异部宗轮论》，《大正藏》第49卷，第16页下；《十八部论》，《大正藏》第49卷，第19页下；《部执异论》，《大正藏》第49卷，第21页下。有关正量部四善根位的具体思想，请参考并川孝仪《インド佛教教団 正量部の研究》，第151—160页。

⑯ 吕澂先生曾引例论述，在《大毗婆沙论》编纂的时代（公元二世纪），犍子部的主张只有和一切有部不同的六、七条（见《大毗婆沙论》卷二），到了龙树著作《中论》时（公元三世纪）便说犍子部更有“生生”等十四种俱生法和“不失法”之说（见《中论》的〈观三相品〉、〈观业品〉），这些都是正量部分出以后的新说仍旧归之于犍子名下的。参见吕澂：《略述正量部佛学》，《吕澂佛学论著选集》（四），第2368页。

样,在婆薮跋摩造、真谛译《四谛论》中,提到三十七助觉(即三十七菩提分法),而且将三十七助觉配合修行阶位:

四念处观是初发行位,即解脱分,四正勤名忍位,四如意足是名位,五根名相位,五力名第一法位。此四通名决了位。八圣道名见位,七觉分名修位,尽智无生智名究竟位。^①

《四谛论》的四善根位亦是正量部的修行体系,可见与正量部亦有一定的关连。在真谛译《显识论》中,提到熏习的四种方便——忍、名、相、世第一^②,则与四善根位的结构一致,可见真谛所传唯识古学对正量部思想的融摄。

2.《立世阿毗昙论》的“劫末意识”

真谛译《立世阿毗昙论》,依《历代三宝记》卷九、《开元录》卷七的记载,真谛于永定三年(559)译出此论。^③在《小三灾疾疫品》夹注则出现“至梁末己卯年,翻度此经”^④,梁朝的“己卯”就是陈朝的“永定三年”,当时之梁实际上已经为陈所灭的缘故。全书十卷,共含二十五品,旨在阐明佛教之宇宙论,主要是叙述天地世界之建立及有情世间之相状,内容与《长阿含·世记经》、《俱舍论·世间品》等略同。印顺推测,《立世阿毗昙论》可能是属于犍子部的。^⑤而日本学者冈野濑则通过详细的论证,强调该论是正量部的论书。^⑥

冈野濑从 MSK 和文献 X 的研究中,得出正量部非常重要的三大教义:(1)现在劫是第九劫;(2)到劫末还有七百年;(3)于胡麻、甘蔗、凝乳等中,分别做成的胡麻油、甘蔗汁、奶油等可能于劫末消失。在《有为无为抉择》第八章(3—8)、(3—9)中,可以发现相应的记载:

如来涅槃后第八百年,由 Bhūtika 与 Buddhamitra 结集了该部派的诸传承,这被称为正量部的第五次结集。Bhūtika 与 Buddhamitra 两人说到:“这是谷子出现以来,开展的第九劫。”若要谈[他们的]主要的意义的话——就现在而言,于胡麻、甘蔗、凝乳等中,现在分别,虽然仅有少量,但产生有胡麻油、甘蔗汁、奶油等精髓。应该知道胡麻油等是由于众生所尽有的福报力,现在仍然存在着。^⑦

这是正量部的“劫末意识”。所谓的劫末是指现在人寿百岁的寿命递减到人寿十岁的时候,那时将有三种小灾难发生,以迎接现在劫(第九劫)的终了;现在到其终了的时期尚余七百年。这种劫末所残余时间的主张是在其他佛教经典中所没见到的,是正量部的历史宇宙的最大特色。^⑧

这种“劫末意识”在《立世阿毗昙论》中出现:

是二十小劫世界起成已住者,几多已过,几多未过?八小劫已过,十一小劫未来,第九一劫现在未尽。此第九一劫,几多已过?几多在未来?未来定余六百九十年在。至梁末己卯年翻度此经为断。^⑨

《立世阿毗昙论》提到距第九劫仍然有“六百九十年”,与劫末七百年的说法有小小的差距。或许印度不以十年为单位,而以百年为单位进行预言。而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历史时间观,对于大而化之的“七百年”说法不满,故真谛在翻译《立世阿毗昙论》时则加以修证,以顺应中国人的历史时间观。如《成实论》

① 参见《四谛论》,《大正藏》第32卷,第399页中。

② 参见《显识论》,《大正藏》第31卷,第879页中。

③ 《历代三宝记》卷九,《大正藏》第49卷,第87页下;《开元释教录》卷七,《大正藏》第55卷,第545页下。

④⑨ 参见《立世阿毗昙论》卷九,《大正藏》第32卷,第215页中。

⑤ 印顺:《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》,第141页。

⑥ 冈野濑:《インド正量部のコスモロジー文献・立世阿毗昙论》,《中央学术研究所纪要》第27号,1998年,第55—91页。

⑦ 见并川孝仪:《インド佛教教団 正量部の研究》,第362—363页。

⑧ 冈野濑:《正量部の历史的宇宙论における終末意識》,《印度学佛教学研究》第49卷第1号,2000年,第406—402页;《正量部における現在劫の終末意識をめぐる問題点》,《印度学佛教学研究》第51卷第1号,2002年,第393—388页。

作者诃梨跋摩的年代,玄奘《诃梨跋摩传序》记载为“佛涅槃后九百年出”^①,而僧叡的《成实序序》记载“佛灭度后八百九十年”^②。二者记载的不同,或许是中印文化历史时间观的不同。

《立世阿毗昙论》接受“现在是第九劫”的说法,包括其他特有的宇宙观,证明该论是正量部的论书。^③同时,真谛本人亦接受与传播这种说法。如遁伦《瑜伽论记》卷第十上记载:

真谛云:成坏空劫皆无佛出,唯于住劫有佛出世。于二十劫中,前十劫中有佛出世,后十劫无。前十劫中,前之五劫亦无佛出,第六劫中,拘留孙佛出世,第七劫那含牟尼佛出世,第八劫中迦叶佛出,第九劫中释迦佛出,第十劫中弥勒佛出。^④

释迦佛出现就是现在劫,即第九劫。可见,真谛不仅译出《律二十二明了论》、《立世阿毗昙论》等正量部论书,同时亦认同与传播正量部的思想。

四 结语:真谛所属部派为正量部

真谛出身于优禅尼国,即是玄奘《大唐西域记》中提到的“邬阇衍那国”。真谛所游历的诸国,尤其以乌阇衍那为中心的西印度,正是正量部的弘化区域。同时,真谛所翻译的典籍中,除了瑜伽行派以外,出现多部的正量部著作,如《律二十二明了论》、《立世阿毗昙论》等正量部论书。

同时,真谛讲注《明了论疏》,可见他对正量部僧团的戒律具有很高的造诣。在《律二十二明了论》、《四谛论》等译籍中,提出“忍、名、相、世第一”的独特四善根位,《显识论》则将其纳入熏习四方便。真谛接受正量部独特的历史时间观,如“现在劫是第九劫”、距第九劫“七百年”等说法,并且弘扬正量部的这些思想。

所以,我们推测真谛所属部派应该为正量部。但是,真谛的唯识思想与正量部的关连,则有相当大的研究前景,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。

(责任编辑 唐忠毛)

① 参见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十一,《大正藏》第55卷,第78页下。

② 参见《三论玄义》,《大正藏》第45卷,第78页下。

③ 具体论证参考岡野潔:《インド正量部のコスモロジー文献、立世阿毘曇論》,《中央学术研究所纪要》第27号,1998年,第55—91页。

④ 参见《瑜伽论记》卷第十上,《大正藏》第42卷,第524页下。